

吳戈

宗聯的社會功能與菲華社會的整合



吳戈談僑

菲律賓各宗親會聯合會，這個由38個姓氏宗親會組成、涵蓋近百個姓氏的聯合組織，常被菲華社會尊稱為「大家長」。它雖非政府機構，卻在僑社內部扮演著類似政府的多重角色，構建起一個整合全菲華人的獨特治理體系。這種模式，蘊含著從泉州僑鄉帶來的傳統智慧，也展現了華人社會在異域自我管理、自我服務的能力。

宗聯的「類政府」功能，首先體現在調解糾紛上。《菲律賓各宗親會聯合會成立六十週年鑽禧紀念特刊（1958-2018）》（以下簡稱特刊）明確指出，宗聯「致力排難解紛」，當宗親會未能成功調解會員之間的糾紛時，可「呈請宗聯進行調解」。歷屆以來，宗聯成功調解過「因婚姻問題，事業糾紛及訴訟事件，多數都能獲得圓滿解決」。這種調解不僅節約了司法資源，更避免了僑胞「對簿公堂，而結怨越深的不幸事件」。另一項「准行政」職能，是受「中華民國駐菲大使館」委託，為有意赴台工作或與菲籍人士結婚的華僑出具身份證明與未婚證明，在政府與僑胞之間架起溝通的橋樑。宗聯還發揮著類似社會動員的功能，其簽署的「節約運動公約」號召「婚喪喜慶，革除繁文縟節陋習，避免無謂鋪張」，雖無法律效力，卻因宗聯的權威地位而得到廣泛遵守，成為菲華社會約定俗成的行為規範。這種「類政府」功能的形成，與泉州僑鄉的「鄉紳治理」傳統一脈相承——昔日的族長調解糾紛、祠堂裁決爭端、鄉約規範行為，在海外演變為僑領主持公道、宗聯協調各方。傳統文化基因在異域土壤中重新生根，使百萬華人「異域天親」不再孤單。

宗聯在文化傳承與社會改革中，展現了泉州人「敢為人先」的精神特質。針對菲華社會奢侈浪費與不守時兩大陋習，宗聯於一九五八年簽署「節約運動公約」，倡導金錢與時間的雙重節約。更富創意的，是宗聯於一九五九年舉辦「集

團結婚」，並請菲華社會知名領袖「以身作則，讓子女參加」，以集體形式簡化儀式，以領袖表率帶動風氣。這一活動連續舉辦十一屆，最高紀錄有十一對新人同時參加，在僑社引起巨大反響。在喪葬改革方面，在宗聯的「一再呼籲下」，華僑社會「革除了喪事行列，由西樂隊前導，大鑼大鼓類似迎神賽會的方式，在鬧市擁擠的街道上大排長龍而引起路人側目的風俗逐漸消失」。這不僅節約了開支，更改善了華僑在菲律賓主流社會眼中的形象。守時運動更是宗聯的一張亮麗名片。理事會「準時舉行，幾十年來都保持準時開會的紀錄」，首長聯誼餐會更是「堅持守時的原則，餐會固定在下午七時入席，七時半準時開會，不管到場的首長有多少位，準時開始」。這種堅持產生了強大的示範效應：「許多社會團體舉行慶祝會或就職典禮，只要有宗聯的首長在場，大家都準時開始，進而創新了風氣。」宗聯還積極推動簡化訂婚，甚至公開宣佈「借出宗聯大禮堂，以供進行簡化訂婚的儀式」，使菲華社會的訂婚習俗大為改觀。這些改革，將儒家「儉以養德」「敬事而信」的傳統倫理，以現代社團的組織方式轉化為可操作的社會規範。

宗聯的慈善公益，則體現了從「達則兼濟天下」到「落地生根」的認同轉變。特刊記載，宗聯常年開展「義診，贈送食物和其他救濟品」，並在自然災害時「捐獻救濟金予紅十字會」。尤為值得關注的是，這些慈善活動有著明確的「融合」指向。濟陽柯蔡宗親總會創設的「青陽載診醫室」，「每週一次，免費提供貧病中、菲民眾施診贈藥服務，也已三十有餘年」。這種超越族群的慈善，展示了華人社會「落地生根」的自覺——他們不僅是旅居者，更是菲律賓社會的有機組成部分。誠如宗聯主席朱培榮所言：「宗聯是菲華社會的縮影，每個姓氏都是菲華社會的一根支柱。」

宗聯以其獨特的治理智慧，將分散的宗親會凝聚成有機整體，在千島之國守護並延續著中華文化的血脈。

林輝煌

煙火藏文脈 歸鄉遇初心

——淺評南安本土微短劇《其實不是重逢》



柳浪飛歌

當下微短劇市場充斥著懸浮爽文與俗套情愛，由南安文體旅集團出品的本土微短劇《其實不是重逢》另闢蹊徑，饒雪漫擔任監製、黃聖依特邀出演。

全劇取景南安實地拍攝，將海絲底蘊、世遺風光與鄭成功文化融入青年返鄉故事，跳出文旅宣傳片生硬說教的套路，打造出有溫情、有底蘊的城市敘事短片，為縣域文旅融合影視創作提供優秀範本。

劇集以返鄉創業為核心主線，敘事細膩治癒，貼近當代年輕人真實心境。女主角在外求職受挫，回到南安投靠經營特色民宿的姐姐，機緣巧合下與攝影師結伴創業，一同打造主打本土文化體驗的旅行社。兩人從彼此隔閡到攜手同行，在接待遊客、走訪家鄉風物的過程中化解內心迷茫，收穫真摯的愛情與志同道合的夥伴。

監製饒雪漫延續擅長描摹女性成長的創作風格，沒有刻意製造狗血衝突，聚焦都市青年回歸故土、與家鄉和解的心路歷程，精準戳中年輕人厭倦內卷、渴求內心歸屬感的普遍情緒，故事樸實動人，極易引發觀眾情感共鳴。

本劇最亮眼的創作巧思，在於把南安獨有的城市文化內核自然融入情節，讓世遺、海絲、成功文化不再是空洞宣傳符號，而是故事不可或缺的底色。南安坐擁九日山祈風石刻、五里橋兩處世界文化遺產，是海上絲綢之路重要起點，也是民族英雄鄭成功的故鄉，這些珍貴資源順著主角的遊覽路線緩緩鋪展。

鏡頭定格九日山摩崖石刻，借人物對話訴說宋元時期蕃商折風遠航的海絲往事；漫步五里橋綿長石板路，勾勒閩南濱海獨有的落日鄉愁。

鄭成功紀念館的戲份裡，角色暢談開拓拚搏的精神內核，旅行社取名「成功」，巧妙呼應城市名片，設計渾然天成。

除此之外，紅磚古厝、番仔樓、南音非遺、洪瀨雞爪等閩南特色美食與民俗元素穿插在日常戲份中。

觀眾跟隨主角的腳步沉浸式遊覽南

安，區別於傳統文旅短片直白展示風景的模式，借人物的旅途故事帶動觀眾主動感知本土魅力，在追劇過程中潛移默化記住南安獨特的山海人文風情。

主創陣容兼顧文學質感與螢幕表現力，拉高短劇整體水準。饒雪漫深耕青春文學多年，精準把控劇本情感內核，讓短劇擺脫快餐化粗製濫造的通病，自帶細膩溫柔的文學底色。

黃聖依特邀出演民宿店主，這個扎根鄉土、熟知本地民俗的成熟女性角色，串聯起青年創業線與傳統文化線，以成熟演技撐起劇集人文厚度。新生代演員演繹返鄉青年，鮮活青澀的表演貼合人物設定，新老演員搭配覆蓋多元受眾群體，該劇也入選福建省「微短劇裡看福建」重點選題，獲得官方文旅層面認可。

在傳播層面，《其實不是重逢》探索出「微短劇+城市文旅」高效傳播新模式。傳統城市文旅宣傳局限於線下活動、短視頻宣傳片，受眾圈層狹窄，而微短劇依托線上視頻平台，輕量化內容更易觸達年輕群體，形成追劇種草、線下實地打卡的引流路徑。劇集同步衍生融合九日山石刻、鄭成功IP的文創周邊，構建線上觀劇、線下遊玩、文創留存的完整文旅鏈條。劇集不止單純展示南安風光，更借青年歸鄉故事傳遞城市包容奮進的精神，讓「海絲源頭、成功故里」擁有鮮活的故事載體。

受微短劇篇幅限制，劇集難免存在短板：部分世遺歷史、成功精神的内容挖掘較為淺顯，配角人物的成長線刻畫相對單薄。但瑕不掩瑜，在追逐流量、獵奇吸睛的短劇行業環境下，這部作品堅守內容本心，以千年本土文脈為骨架，以溫柔治癒的青春故事為血肉，實現城市文化與影視內容雙向賦能。

《其實不是重逢》從來不止一段愛情創業故事，更是一部獻給南安的影像隨筆。當觀眾跟隨主角踏過五里橋、品讀九日山石刻，便能讀懂海絲文明的包容開放，體悟鄭成功文化的開拓不息。這部扎根本土的微短劇，用溫柔的歸鄉故事承載厚重城市文脈，為小城文旅出圈開闢了全新、動人的表達形式。

唐永泉

媽媽的最後時光



特稿

「世上只有媽媽好，有媽的孩子像塊寶，投進媽媽的懷抱，幸福享不了……」這句歌詞時常在我的耳邊響起，讓我不禁想起我親愛的媽媽。

俗話說，老年人最怕摔倒。就是說，隨著年齡的增大，人體鈣質流失多，骨質疏鬆，一旦摔斷骨折，很難恢復。自從媽媽摔斷了大腿骨後，做過一次大型手術，身體狀況是每況愈下了。雖然經過我們的照顧、調養、恢復，拄著柺杖能走一小段路，但是也只能到自家門口走廊晒太陽，暖和一下虛弱的身子而已。老話說，老年人最怕大節令。就是「立秋」「立冬」「冬至」「立春」「清明」等大節令，因為季節交替，氣候變化大，對老年人身體的影響也很大，這時，需要更多的照顧、關懷。很多老年人挺不過大「節氣」就是這意思。在冬季，天氣寒冷的時候，媽媽的胃蠕動力不足，導致消化不良，食積，嘔吐，吃不下飯，看醫生後，吃一些奧美拉唑膠囊+多酶片等，病情就會緩解。但是，冬天的寒冷是漫長的、持續性的，這對於老年人是很不友好的，不可能長期使用藥物來維持。媽媽的飯量逐漸減少，體重不斷下降。媽媽堅強地熬過「冬至」，可是熬不過「小寒」。

嗚呼！哀哉！

媽媽的娘家命運是多舛的。媽媽在很小的時候外公就去世了，外婆帶著媽媽和舅舅艱難地生活著，勉強地維持著。母親的媽媽是很辛苦的，更何况是解放前那種物質條件貧乏的時代。外婆上山下田，風裡來雨裡去，屋裡屋外，整日整夜的勞作，憑著145cm弱小的身軀，把媽媽和舅舅拉扯大。外婆八十二歲離世時，舅舅已是知天命之年了，還娶不到老婆，只剩下孤獨一人。經過好心人的介紹，搭線，撮合，舅舅從堂姐妹那裡過繼一個十五六歲的兒子。在那時，願意把兒子送給別人的，肯定是離不成器的。但是，俗話說：「歹竹會出好筍。」舅舅的內心也是這麼渴望的，他把過繼的「兒子」視為掌上明珠，百般呵護。可是，過繼的兒子「本性難移」，沒有一個好的營生手段，生活沒有規律，過得很不如意。雖然有娶個老婆，但是，生了一個智力低下的兒子，後來，老婆跑了。過繼兒子更加放縱了，早一頓，晚一頓，酗酒，抽煙，賭博，生活越過越糟糕，最後得病去世，舅舅為此欠下一屁股債務。大約過了十多年，舅舅也是古稀之年了，帶著一個傻傻的孫子生活著，情鬱於中，最後也得病去世。媽媽那邊就只剩下一個傻傻的外甥孫了。可憐的一家，可憐的舅舅。

劉先衛

身殘志堅逐光前行：獨臂少年圓夢清華，用堅韌與奮鬥書寫不凡人生



詩意衡南

生於汶川地震的臨時帳篷，自小與惡性腫瘤相伴，命運給劉宸瑞排布了一場滿是坎坷的人生開局。十歲那年，他毅然選擇斷臂求生，坦然接納人生缺憾；十八韶華，他憑一己之力深耕學業、逆襲圍圈，成功考入清華大學數學強基計劃。這位獨臂少年未曾向苦難低頭，以堅韌對抗命運磨礪，用執著奔赴理想，在跌宕歲月裡書寫出熠熠生輝的不凡人生。

真正的強者，從不是從未歷經風雨，而是飽經磨難依然向陽而行。幼年的劉宸瑞，常年輾轉各地求醫，反覆復發的腫瘤日復一日折磨著他的身心。當醫療結果早已注定，手臂無法保

全，年僅十歲的他褪去了孩童的怯懦，主動勸說父母放棄徒勞的治療，果斷接受截肢手術。

這份超越年齡的通透與果敢，讓他掙脫了苦難的內耗，懂得怨天尤人毫無意義，唯有直面困境、主動突破，才能牢牢掌握人生的主動權。

苦難從不會主動成就人生，所有看似光鮮的逆襲，背後都是日復一日的堅持與深耕。失去左臂後，劉宸瑞直面生活與學習的雙重挑戰。

生活中，他逐一攻克單手自理的難題，解鎖各項生活技能，不向困境妥協；學業上，他敢於突破局限，高一零基礎投身與數競賽，在屢屢受挫中調整心態，在進退猶豫中堅守初心。

他不沉溺於自身缺憾，不畏懼前路艱

難，以極致的自律深耕數理領域，在熱愛的數學世界沉澱成長，最終憑借過硬的實力圓夢清華。

歲月從無捷徑，所有的不凡，都是堅持與拚搏的必然結果。

在孤身逐夢的路上，善意與堅守雙向奔赴，成為他前行的溫暖底氣。

父母的悉心陪伴、師長的悉心教導、同窗的並肩同行，點點善意匯聚成光，照亮了他的逐夢之路。不同於刻意販賣苦難的勵志敘事，劉宸瑞始終坦然接納自身的不完美，不博取同情，以平和的心態解鎖缺憾，以畏懼的姿態奔赴未來。他寫下的「人生或困頓絕境，但總有路可走，敢走就能輝煌」，既是他一路走來的真實寫照，也是激勵當代青年的滾燙箴言。

如今，許多青年稍遇挫折便陷入內耗，面對困境輕言放棄。

劉宸瑞的經歷，恰好給出了最好的答案：命運或許會設下重重阻礙，但永遠無法剝奪奮鬥的權利。

人生的缺憾與困頓，從來都不是止步不前的借口，而是磨礪心性、成就自我的勳章。

從斷臂直面困境的少年，到圓夢清華的優秀學子，劉宸瑞僅憑獨臂直面風雨、逆勢突圍，用不屈意志改寫命運，在人生缺憾中活出耀眼精彩。他的逆襲不僅是個人的成長突破，更是自強不息的青春最好模樣。

廣大青年當以他為榜樣，不懼挫折、篤行實幹，以堅韌立身、以奮鬥逐光，在平凡的人生中走出屬於自己的不凡道路。